

開放文學 – 推理探案 – 九命奇冤

第三回 接京函陳大人賣關節 除孝服凌貴興考鄉科

卻說凌貴興別過馬半仙，帶了小廝回家而去。一路上細問：「陳大人找我有何事故？」那小廝名喚喜來，說小也不小了，年紀也有十五六歲了，貴興向來以心腹相待。當下喜來便答道：「小人也不知有甚要事，自從大爺動身的第二天就來過。小人回他說，大爺到南雄去了。他問幾時回來，小人回說不知，從此之後，他三天一次、五天一次的來打聽。今天看見行李回來，他就過來了。在書房坐等了許久，不見大爺回去，小人便出來尋訪。正在沒有尋處，恰好遇見大宅那邊的易行太爺，說是看見大爺在這裡算命呢，小人便尋得來。」一面說著，回到家中，貴興即到書房與陳大人相見。原來這陳大人是浙江人氏，本來是一個翰林院編修，放過一任學政，因此人家都叫他陳大人。後來因為犯了清議，被御史參了一本，奉旨革職。他革職之後，羨慕廣東地方繁華，就到廣東住下。賃居的房屋恰在貴興隔壁，彼此鄰舍，常有往來。此番來尋貴興，卻是另有一事。

當下彼此相見，寒暄已畢，陳大人湊近一步說道：「前幾天屢次奉訪，又值老兄公出未回……」貴興便搶著問道：「不知有何見教？」陳大人道：「弟接了京裡一位同年的信，這位同年姓王，名字呢，此時卻不便說出來。明年是雍正四年丙午鄉試年期，這位敝同年，是當今文華殿大學士兼翰林院掌院的得意門生。已經暗暗的許了他一個廣東主考，因寫信與弟，要賣一兩個關節。弟在貴省是個客居，這賣關節是重大的事，哪裡好去張揚起來，說我有關節賣呢？因此特來與老兄商量，看有人肯買沒有？」

貴興聽了暗暗歡喜，道：「馬半仙之言驗矣！」屈指一算，自己恰好明年五月就滿服了。因對陳大人道：「不知這個關節怎麼買法？有甚憑據？」陳大人道：「老兄沒有幹過這等事，無怪不知此中玄妙。譬如講定了價錢，只要他說給你幾個字，你就牢牢的記著。等下場的時候，你卻把他說的那幾個字嵌在首藝的破題裡面。他看見了，自然就取中了。」貴興道：「此刻不能同主考當面，又怎麼行呢？」陳大人道：「這也容易！倘是有人買了，少不得我要進京走一次，就是我說給他幾個字，也可以使得。只要我到京之後，把那說的幾個字告訴了敝同年，也是一樣的。」貴興道：「不知要多少價錢？」陳大人道：「中一名舉人，是五千銀子，我做中人的，也要一千五百的酬勞。要是想中經魁，卻要一萬銀子，我的酬勞也要三千，這是我這裡的實價。老兄去賣得多少，是老兄的好處，我也不管。」貴興沉吟道：「這不太貴麼？」陳大人道：「看著像貴，其實熱心科名的人看起來，也並不貴。並且貴省的舉人比別省來得體面，一朝中了舉人，上自衙門差役，下至賭館娼寮，哪一處不來巴結奉承，豈不威風！就是鄉黨有事出來理論理論，或者同人家說件把訟事，到衙門裡去，地方官也不敢怠慢……」

一席話說得貴興興致勃勃，便道：「既然如此，也不必去找別人，就是我來買了，豈不是好！不過單為我一個，要勞動大人走一次北京，未免勞駕了。」陳大人道：「不瞞老兄說，弟這裡已經有了兩個舉人了。再能有了兩個舉人，或者有了一個經魁，湊夠二萬銀子，我就動身了。」貴興直跳起來道：「大人放心！我就認了一個經魁。不知大人幾時動身，便當兌銀子過去。」陳大人道：「老兄禁聲，這是何等事，豈可這樣大呼小叫！叫別人聽去，還了得麼！」貴興連忙住口，便請教何日動身。陳大人道：「老兄這裡既然應了一名經魁，弟三五日內就要預備動身。雖然為時尚早，然而恐怕路上有意外的耽擱。二來到了北京，幹停妥了，也要早日給這裡一個信，大家也好放心。」貴興又躊躇道：「萬一貴同年放不著敝省主考，就怎樣呢？」陳大人道：「這個自然他會打算，既是放了別人，他也可以臨時轉賣出去，他也落著點回用，好歹總保你這裡不落空就是了。」

當下計議停當，貴興便轉入內堂，與妻子何氏相見。妹子桂仙過來給哥哥請安道乏，問了些南雄景致。貴興對何氏道：「好叫娘子得知，今日回家，遇了一件大喜事，娘子要準備做舉人奶奶了！」何氏笑道：「鄉試還要等到明年，怎麼就好準備起來？並且相公還丁著憂呢，哪能下場？」貴興道：「娘子！你怎麼把日子都過昏了？我們明年五月裡就要滿服了呀！」說罷，又把陳大人賣關節的話，一一告知。何氏道：「中個舉人雖然是好，只是丟了一萬多銀子呢！」貴興拍手道：「娘子好沒打算，你想我們凌家向來不甚發達，明年鄉科闈姓，買『凌』字的人一定少。加以陳大人那裡已經有了兩個人。這兩個人姓甚麼，我明日索性去問了來。明年闈姓，我重重的買上了這三個字，怕我不在這闈姓裡面撈回來麼？只怕還有利呢！」

正說話間，喜來進來道：「大宅的易行太爺來了，說給大爺請安呢。」貴興道：「他來了無非又是借柴借米，我不見他。你只說我路上辛苦，已經睡了。」喜來翻身出去。桂仙道：「易行叔叔光景艱難，縱使他來求借，也是不多的。自己一家人，哥哥何苦如此！」貴興道：「妹妹有所不知，這個人『語言無味，面目可憎』，見了人噘起一張嘴，除了告幫求借，再沒有第二句話，我不願意見他。不比二宅的宗孔叔叔，他一樣是個窮光蛋，卻是會說會笑，又肯替人出力辦事。像宗孔叔叔那樣，我就常常幫助他，也是情願的。」桂仙聽了，就不言語了。

閒話少提，且說貴興過得一天，就去打了一張一萬兩的匯票，又取了三千兩現銀，到陳大人那裡去回拜。一面交托這件事，要了關節的幾個字，又問了那兩個舉人的姓，準備買闈姓，撈本賺利。又說道：「大人進京，費心代我多多拜上王大人，明年倘能中個解元，我還準備一萬兩的贄敬在這裡呢。」陳大人照數收下，先向貴興道喜，貴興更是樂不可支。再過一天，又置酒與陳大人餞行。陳大人又教了他在就近買薦卷、買謄錄等事，貴興一一謹記在心。

送過陳大人後，不知不覺過了十天，便叫喜來到馬半仙處取批的命本。半仙見了喜來，送茶送煙的同他交談起來。用言語打聽了好些貴興家事，臨了才說：「這幾天實在太忙，還不曾批好，再過三天就有了。」喜來只得回覆貴興。過了三天，再去取來。貴興一看，上面批的他丙午年就要發解，丁未年連捷，大魁天下。某年開坊，某年大拜。看的貴興手舞足蹈，如同瘋子一般，嘴裡只說：「這位先生真說得靈！」

正在那裡樂不可支的時候，他的族叔宗孔來了，說道：「姪老爹！樂甚麼呢？想是有了甚麼得意的事了，何不告訴我聽聽，讓我也幫著姪老爹樂他一樂呀！」貴興道：「叔父有所不知，想我從小的時候，我父親就叫人同我算過多少命。都是說我甚麼三刑、六害，甚麼血光、陽刃，都是一片放屁胡說，哪裡有一點靈的？你看這個馬半仙算的才靈呢！」

宗孔接過來，識一半不識一半的看了一遍，道：「丙午……明年就是丙午呀！他說要發解，不知要解到哪裡去呢？」貴興笑道：「怎麼叔父不懂這個！」又伸出一個大拇指來道：「『發解』是說我明年要中解元！」宗孔聽了，連忙深深作了一揖，道：「恭喜姪老爹！」貴興哈哈大笑。宗孔又道：「中了解元之後，怎麼丁未年又要大鬼天下呢？」貴興益發笑不可抑道：「這是個『魁』字，不是『鬼』字。」宗孔道：「就是『魁』字我也不懂呀！」貴興又伸出一個大拇指來道：「這個字嗎？是狀元！」宗孔嚇得一骨碌爬下來，對著貴興叩頭，貴興連忙扶起。宗孔道：「阿彌陀佛！這個我也來不及道喜了！果然如此，莫說我宗孔沾了姪老爹的光了，就是凌家祖宗，只怕也要沾點姪老爹的光了！」貴興道：「豈但如此！我們廣東八十多年沒有出過鼎甲，我破天荒中了個狀元，只怕廣東的天也光了呢！」叔姪兩個卻同做夢一般，說了半天，宗孔方才說明來意，求借二錢銀子買米。貴興給了他，拜謝回去不提。

有話則長，無話則短。轉瞬臘盡春回，陳大人由京中寄了信來，說是諸事辦妥，準備來吃喜酒，貴興又是一樂。等到五月，除了孝服，又過了幾時，考過遺才。一日接到京報，廣東正主考果然是姓王的，副主考姓李，心中無限歡喜。等到八月初六，宗孔便來送場，一連三場的送場接場，都是宗孔在那裡忙。

三場既畢之後，貴興便天天在家中飲酒作樂，心中是穩穩的放著一個舉人老爺的了。更有那宗孔格外巴結，先就到招牌裡，打聽做匾額的價錢，又到木行裡去問旗桿木的價錢，又到刻字店裡去問刻硃卷的價錢……今天問一樣，明天問一樣，問了來，便去討好貴興。把好好的一個凌貴興，只弄得如醉如癡，眼巴巴望到九月初八。

這一天，說是明天要開榜了，貴興便起了忙頭，不知他忙的甚麼？且聽下回分解。

